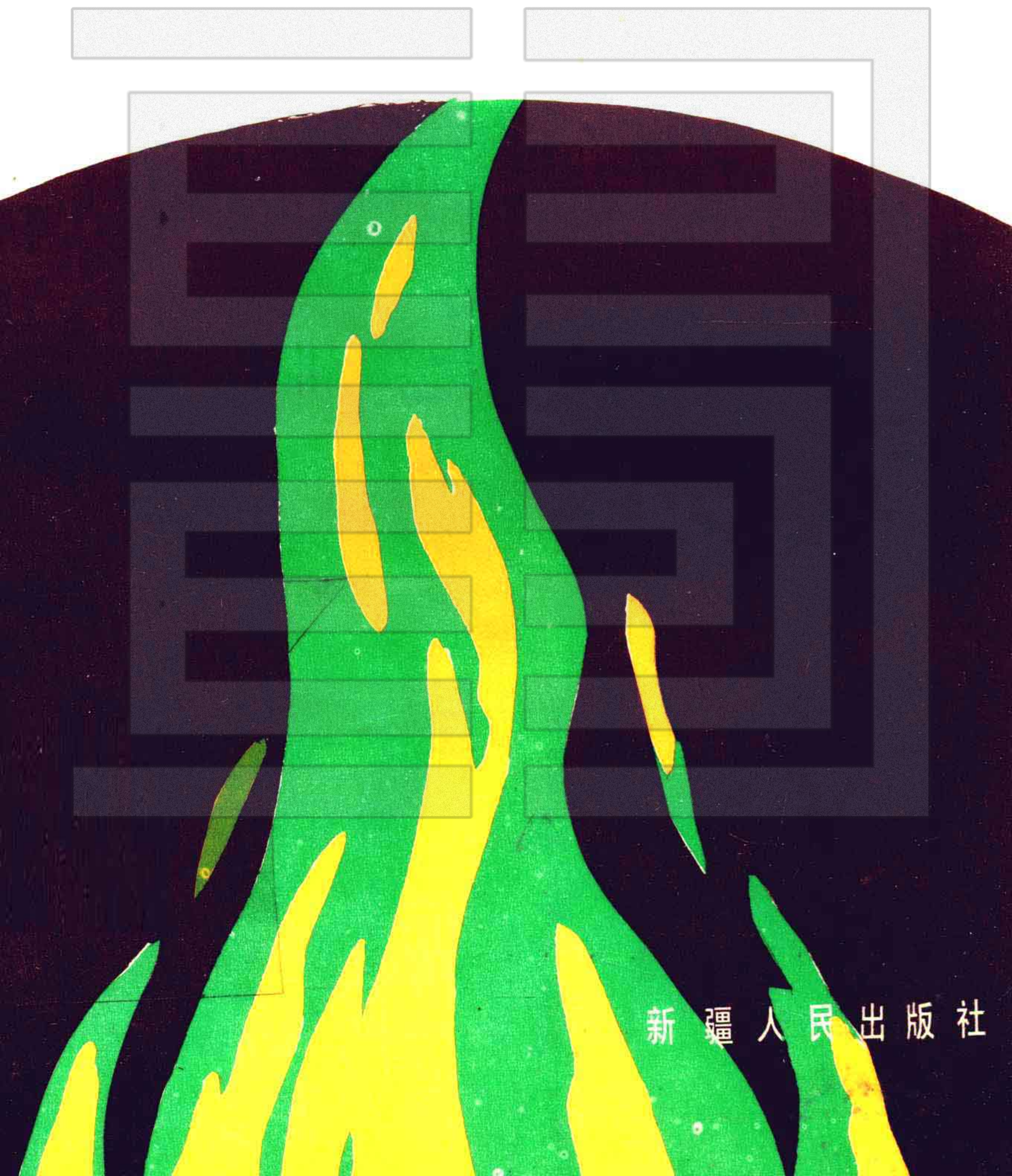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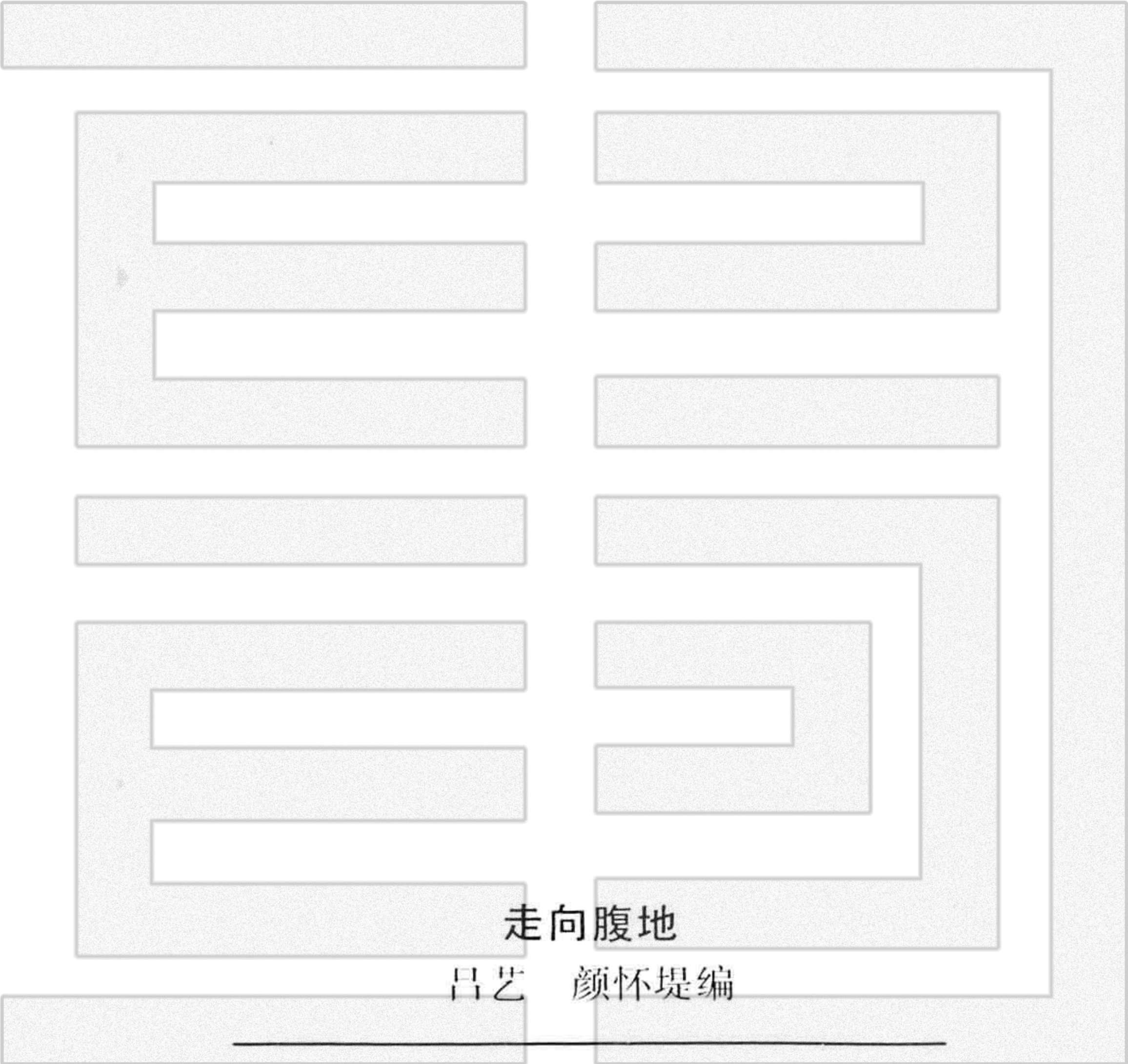
走向腹地



新疆人民出版社



走向腹地



走向腹地

吕艺 颜怀堤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2 插页2 22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28—01069—8 / I · 370 定价：3.80元

序

马化民

文联的同志近年来编辑出版了好几本文学书籍、摄影画册、歌曲集等，今年，又编选了这套《克拉玛依文学丛书》，为的是反映我们新疆石油工业当代的风貌，培养和扶持一批年轻的文学作者，壮大我们油田的文学创作队伍。同时，也是献给国庆四十周年的一份礼物。我认为，这是一件有益的事。

文联的同志约我为这套丛书写个序，我虽在油田的新闻、宣传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却从未写过“序”，推诿不过，只好说些祝愿的话吧！

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成立后勘探和开发的第一个大油田。随着1955年10月黑油山一号井的喷油，大批转业军人、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来到了这没有草，没有水，鸟儿也不飞的荒凉戈壁。他们住的是帐篷、地窝子，喝的是有股难闻气味的硫化氢水。严寒、热浪、肆虐的狂风无情地袭击着他们。他们用血用汗用“定叫原油见青天”的豪情壮志描绘

了一幅英勇顽强、艰苦创业的动人画卷。

火热的生活，喷涌的原油，胜利的欢呼；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对远在家乡亲人的无比思念……这一切，都孕育着文学。

五十年代，许多作家的心灵和目光被克拉玛依这块磁铁所吸引。刘肖无同志的散文特写集《克拉玛依散记》和韩文辉等一批同志的作品以真挚的感情，火热壮观的生活场景，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克拉玛依这块神奇的土地。尔后，我们油田年轻的业余文学作者也勇敢地拿起了笔，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延河》、《萌芽》、《天山》、《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表了克拉玛依作者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现在，当我有时翻阅油田开发初期的《新疆石油报》时，那些虽然短小然而充满火热、纯朴、真实情感的文学作品常常使我仰窗凝思，沉缅于珍贵岁月的回忆。

十年动乱期间，我们油田的文学创作活动受到了较大的干扰和摧残，然而，一小批创作骨干仍用笔在浸着黑油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春天，我们创办了文学刊物《油城文艺》，后改名为《克拉玛依文学》，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办了下来，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写作园地。

克拉玛依文学事业的长足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大批中年和青年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伟大的战略转移，讴歌社会主义的新人，讴歌改革开放的火红年代和油田日新月异的风貌。他们的作品，不断被全国、省、市级报刊和我局《新疆石油报》、《克拉玛依文学》采用。

仅结集由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的就有《油田的旋律》、《啊，克拉玛依》等近十本。1987年底，由《中国石油报》和《文学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石油诗大奖赛”活动中，在我局市参赛的二十一位作者中就有十位获奖，在参赛的三十多个油田中，名列前茅。1987年，在各类文学征文评奖活动中，我们油田有三十六名作者获奖，说明了我们作者作品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次出版的是丛书中的四本，即诗歌集《准噶尔的太阳》、短篇小说集《我们属于戈壁》、中篇小说集《走向腹地》和纪实文学集《黑油山的雕像》，是继1985年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三十周年之后我局市文学创作活动的又一总结。我翻阅了这些即将出版的书稿，且不谈水平如何，就作品内容来说，几乎都是反映油田丰富多采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而这些作品的作者，除个别几位外，又都是油田自己的作者，由此又可以看出我们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

然而，面对新疆石油工业蓬勃发展的景象，我们的号角还吹得不响，与兄弟地州、兄弟油田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还没有出现“拳头”作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也许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过去用“左”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束缚文艺生命力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是那种脱离生活，游离现实，淡化矛盾的倾向也是偏颇的。当前文艺界有的人对四化建设和改革的火热的生活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冷淡和轻视；有的作者脱离社会主义的实践而热衷于宣扬抽象的人性，宣传嘲弄一切，怀疑一切社会进步的社会悲观主义；还有的人抽掉社会内容孤立地渲染人的性本能，一个时期庸俗

读物泛滥成灾，冲击严肃文艺的健康发展。这些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文艺，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它不能是无理想、无目标、无社会责任的，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歌者，必须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我们的作品要充满激情地去反映改革，反映四化建设，反映石油战线上可歌可泣的动人业绩和英雄人物，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

二是生活问题。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早就被创作实践证明了的。但在我们一些作者的思想却有着忽视深入生活的倾向。他们说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也可以来自作家主观的精神世界，是超于社会生活之外的。这是很不正确的。事实证明，不管你是荒诞派还是抽象派，也都同样来源于生活。我们新疆石油工业的各个基地，生产第一线的场所，都汇聚着最动人的自然的和人文的景观。骆驼刺的苦涩和生活的希冀，戈壁沙漠的原始和现代工业的伟岸，大自然的奇崛飘逸和西部人特有的豁达粗犷，足以构成一幅令人神往叹嗟的生活画卷。我想，这套丛书中较为成功的作品的作者，都会是生活的有心人。从领导和组织角度来讲，我们的文化局、文联及文联各协会在制定创作规划的同时也要提供深入生活的机会。

三是加强自身的文艺理论的学习。长期以来，我们局市的创作水平不高，成果不多，进步不大，这和我们整个创作队伍的文艺理论水平低下是分不开的。我们有一些作者，创作态度不能说不严肃，创作精神也不能说不刻苦，但却长期以来在创作上没有突破，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注意文艺理论的学习，认为搞创作的是形象思维，只要生活、感情、语言就行。其实不然，科学的理论是我们的前人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成熟经验，它可以使我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

理性认识，以减少创作上的盲目性。毫无疑问，要有所突破，要有“拳头”作品，就必须重视和加强文艺理论的学习。

以上几点，主要是从作者角度讲的。那么在当前改革、开放、搞活的形势下，我们油田各级党组织对文学艺术应实行怎样的领导呢？

我想，我们各级党组织首先应充分尊重油田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劳动，充分尊重文艺发展的规律，充分理解文学艺术的需要和艺术工作者的需要。要恰当地估计文艺的功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看待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是非问题。保障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

在当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急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油田各级党组织要能对文学艺术实行正确领导，必须探索新的方法。我认为，各级党组织加强同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交往和对话，经常向他们介绍国家的情况和党的政策；同时也听取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并尽力为他们的创作提供所需的帮助是一种好方法。对文艺的领导，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要横加干涉，对具体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的评论，要少干预，少介入。领导者作为读者对文艺作品可以发表个人意见，但不应成为必须执行的规定和指令。处理艺术中的争端和矛盾，我们应学会通过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从容讨论，来求得认识的深化和艺术水平的提高。

最后，我想顺便再提一句，希望我们的作者在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共同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在艺术表现上善于运用和发挥地方特色，我们的地方特色一是大西北，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三是油田。只有充分发挥这些特色，我们的作品才

会更有魅力和光彩。

我对我们油田的文学事业的前景是乐观的。愿我们一切从事文学艺术的朋友们、同志们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1989年3月于克拉玛依

目 录

马化民

序 1

傅滦滨

这里有条河 1

张红军

成吉思汗山下 80

颜怀堤

今夜月桂香 131

吴定刚

生活，没有净土 174

郭渝生

塔克拉玛干腹地 252

这里有条河

傅滦滨

1. 再见了！开拓者广场

陈开铎——

鼓声震得我们胸膛里的激情翻山倒海，彩旗飘荡得我们喉头发哽，眼睛发热，热泪盈眶。欢送仪式举行的太隆重了，使我们都有些情不自禁。

“同志们！近几年来，我们在乌仑古地区、黄羊滩地区、坎德巴依地区找到了相当可观的地质贮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都非常重视这些发现。责令我们做好准备，近年内投入大规模开发。为此，我们必须在两年内把额尔齐斯河河水引到油田上来。你们水文观测队担负的任务是在年内调查清楚额尔齐斯河的水量，为我们建设引水渠道，水库作好

资料准备。

“现在开始，你们就要在哈拉阿特山山谷里生活了。交通不便，孤军作战，生活是很艰苦的，但也是光荣的，因为你们肩上油田的命运，祖国的希望！……祝同志们成功！”

“祝同志们成功！祝同志们成功！”金局长讲完话，走下讲台，和我们水文观测队的全体人员一一握手。金局长和我握手时，低声问了一句：“秀红没来？”

我竭力稳住自己极不安静的心情，回答说：“她过来了。”说完后，我才感到口腔里干得难受，象维吾尔族烤馕的坑膛。

“她，她在哪儿？”金局长扬了扬白眉，锐利的目光扫了我一下。

“她到那边去了。”

我说着谎话，感到脸上火辣辣地发烧。金局长走后，我擦去脸和脖子上渗出的汗珠。

十点钟的时候，妈妈和妹妹来到我的身边。妈妈唠唠叨叨象永远也说不完似地嘱咐着我注意这，注意那。妹妹眼泪汪汪地抱住我的左臂，依恋地靠着我，象一只嘘嘘喘气的小兔。我想和妹妹开句玩笑，可只动了动嘴唇。平时，我是经常和她开玩笑，逗着她玩的。可今天我真不知道和她说些什么好。

妈妈和妹妹谁也没有提到金秀红。我知道她们的心，可这样就能减轻我的伤痛么？更多的时候，伤痛埋藏得越深，就越感到伤痛。

我抬起头来，潮湿的目光越过妹妹的头顶，望到了在广

场中心高高矗立在人群之中的钻塔形纪念碑，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

开拓者纪念碑下是英雄墙。在英雄墙的赤色大理石墙面上，铭刻着为勘探开发这个油田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的名字。第八名是我父亲。他是1960年牺牲在油田第一条引水工程工地上的。金局长和我父亲是亲密战友，父亲牺牲后，金局长就把我们全家接到他家去住。每到清明，他都带着我和秀红来到英雄墙前，向烈士致哀。在我们孩童时期，纪念碑、英雄墙宛若是天安门，在我们心目中有着神圣的位置。

英雄墙也是我和秀红友谊的见证。我是个心重的孩子，每次从英雄墙那里回来，因为思念父亲，心情总要沉重几天。在这个时候，金秀红也总是关闭了她小百灵鸟一样又尖又细的歌喉。她从院子里收起橡皮绳，欢乐从她脚下溜走，笑容从她小脸上消失。在这时，她总是把我喜欢吃的菜挟到我的碗里，在我的铅笔盒里也会多出几只“米老鼠”。

在中学，一次期中考试，作文题目自选。我写了《英雄墙永远矗立在我心中》。写着一个“优”字的考卷一发下来，我就急急忙忙地回家，执行金叔叔给我们制定的交换考卷的“协议”，从上小学时，金叔叔就给我们制定了交换考卷，互相保存考卷，开展学习竞赛的“决议”。

“给！考得很不理想。”回到家里，我们先是象两国首脑交换协议书那样，郑重其事地在小方桌两边坐好，然后互相交换考卷。从接到写着“优”字的试卷，我心中就象升起了一轮太阳。平时我最怕作文，这回可得了个“优”字啊！金秀红刚坐好，我就颇得意地双手把试卷沿桌面推到她面前。

秀红看了一下我的试卷，然后慢慢腾腾地从书包里找出她的试卷递给我。看她那闷闷不乐，甚至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更有点得意忘形。可是，我一展开她的试卷就被震惊了。她的作文题目是：“每天，我走过英雄墙”。引人的标题，朴素扎实的描写，真挚纯洁的抒情可能深深地感动了老师，老师在改了二个错字和两处标点之后，在试卷的一角写了一个大大的“优”，在“优”字的下边还写上了“建议修改后寄到中国少年报”一句话。这篇作文后来还真被这位老师推荐到中国少年报发表了。

但是，现在呢？对于这几天我和秀红之间发生的争执，我感到非常吃惊。纪念碑！英雄墙！难道她都淡忘了么？

那天，动员报告后，我们全供水管理处的青年们都在写决心书，要求参加水文观测队。金秀红从市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喂！你也在写决心书吗！”

接到金秀红的电话我高兴极了。要知道有好些日子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我对着话筒大声回答：“是的！我们全处的青年都在写决心书。”

“我看算啦！哎，内部消息，我们设计院年底要送人到武汉测绘学院学习。我想你现在就调过来。”

“哪怎么行？在这个时候，不是临阵脱逃吗？”

“什么临阵脱逃，别人想逃能逃得了吗？你听我的没错！”

“不行，哎！秀红……”

我准备向她再说明一下，可她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没过二三天，调我到油田设计院的调令真的来了，孙副

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拉开抽屉把调令递给我。

“你看看吧，这是你的调令。七月三日报到，刚好也是水文观测队出发的日子。”

孙副处长坐下来，闷头吸烟。

“什么时候走？你是党员，情况我们都很清楚，现在工作不好做，没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水文观测队，没有多少人愿意到山沟里去住上一年半载……在这个时候你一走，会有什么影响？会给我们的工作增加多少困难？你要走，我不拉着，有调令嘛！水文观测队你可以不参加，但你要在观测队组建成出发以后再走，以免影响大家的情绪。”

孙副处长说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桌上的调令翻过扣在桌面上，扭过头望看窗外。

孙副处长也是我的一位父辈。我望着他脸上被漠风雕刻的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望着他被时光夺走光彩的混黄的眼珠，听着他那黯然神伤的话语，羞愧的无地自容。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曾舍身忘死地奋斗过，可我们……秀红！你怎么能这样干？我抓起桌上的调令把它揉成一团。这些日子来，我觉得在秀红身上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朦胧的东西，就象一弯银月罩上了薄雾，就象一块明镜蒙上了一层轻尘。我决定立即找她谈谈。

来到金局长（从参加工作的那天起，我就把金叔叔改叫金局长了）家门口，在我曾熟悉过，而现在又变得有些陌生的门铃上按三下。我仿佛又听到了蜂鸣器悦耳动人的嘟——嘟——声。不一会，院子里就响起了橐橐的脚步声。这脚步声还和从前一样清脆，还和从前一样轻捷。脚步声象从我心扉上敲过，敲得我热血奔涌，心跳加剧。我这时才感觉到，

我是多么渴望见到秀红的情影。

“快进来！”门开了，穿着白色圆领连衣裙的金秀红把我拉进门洞。

我们绕过开着各色鲜花的小花坛，进到宽敞的会客厅。客厅里依然是我熟悉的老样子。一具俄式长沙发，一张三合板都凸起来的长茶几，那只古铜色的老式挂钟还在原来的地方悠然摆动。只是在墙角三角桌上的那只电话机，已再不是那种把耳朵翘起来很高的老式电话机，代替它的是日本三洋电子公司带收录机的现代化电话。这架月白色的电话机给这深颜色房间里带来一股子生气，带进了现代科学的气息。

“怎么？不认识啦？爸爸到北京开会去了，‘马列主义老太太’到矿区检查幼儿园工作去了。我现在是主人，走到我房间去。”

秀红拉着我来到她的房间。这间屋与客厅的深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的一切都是浅色的，米黄色的窗帘，米黄色的床罩，米黄色的小沙发……这间小屋素雅洁净，散发着一种淡淡的说不出的花香。

秀红不知背了那个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请坐吧！我的先生”。拉着我坐在小沙发上，然后，就象一只粉蝶飞进飞出，一会儿就在小茶几上摆满了桃子、糖果，沏好了一杯喷香的毛尖茶，看得出，秀红对我的到来感到格外高兴。

“吃吧，还用得着给你喂？”

秀红递给我一只桃，从床下拉出一只小马扎坐在我面前。

我咬了一口桃，蜜汁流进我口中。

“甜么？”

“甜！”

我望了一眼秀红，心里一阵慌乱，立刻又象烫着似地把目光躲开。因为我居高临下的位置，不管你注意还是不注意，都可以从秀红开得很大的圆领间看到她光洁的背和象牙球般的双乳。

“调令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太好了，你赶快过来。”秀红兴奋地用劲摇着我的膝盖。“你调过来，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看电影，一起听音乐……”

我看着可能是刚洗过澡妩媚万分的金秀红，心情慌乱一团。我真想不顾一切地满足她的要求。我也是血肉之躯呀。这米黄色，充满花香的小屋。还有这叫人陶醉的静谧而甜蜜的生活气息，都使我陷入感情的旋涡。

“你说呀！”秀红见我不吭声，摇着我的双膝在催促。

“我，我还是准备参加水文观测队。”我嗓子有些发干，小心翼翼又有些痛楚地说。我不敢想我这样回答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为什么？”金秀红惊诧地瞪大了眼睛。

“我觉得。我们不能逃避艰苦的工作，艰苦的工作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干。而我们应当去。不然人们就会说我们太自私了，而且我还是个共产党员。”

“别教训我。我真后悔认识你。只因为有了你，我才更孤单。你只知道你那些大道理，你知道我心里的一切吗？没有你倒好，我可以无忧无虑。可有了你，我就老想着你，一想到你心里就是苦的。你，你知道这些么？”秀红说完站